

[文章编号] 1009-3729(2015)03-0012-04

恩格斯的自然与意识辩证统一思想及当代启示

马瑞丽

(郑州轻工业学院 思政部, 河南 郑州 450002)

[摘要]自然与意识的关系问题是近代哲学的基本问题。恩格斯在吸取前人关于自然与意识关系问题合理内容的基础上,基于实践的观点阐释了自然与意识的辩证统一关系。恩格斯认为,意识作为人脑的机能,既是自然的产物又是人的实践的产物,自然与意识通过人的实践达成辩证统一。一些西方学者认为,恩格斯关于自然与意识的辩证统一观点是在形而上学的物质本体论基础上的机械反映论。他们之所以如此苛评是因为其未能坚持自然与意识关系问题上的物质前提,具有唯心主义倾向。其实,恩格斯的自然与意识的辩证统一思想,彰显了本体论与认识论的统一,实现了对以往自然观的超越。该思想启示我们,要立足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实现自然与意识的统一,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不断深化对自然及其发展规律的认识,在不违背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恩格斯;自然;意识;辩证统一;实践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5.03.002

意识从起源上来说说是自然界长期演化的结果,是社会历史的产物;从本质上来说,是人脑的机能和属性。自从有了人,人的存在和活动本身就包含着自身的意识同自然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自然观的核心问题,而人与自然关系的本质是自然与意识的关系。人在处理自身同自然的关系问题时,总是从自身的主体地位出发去认识自然。回溯西方自然观,自然与意识的关系问题以萌芽的形式在远古时代就出现了,此后历史上的众多哲学家从不同的视角对自然与意识的关系问题做出了自己的回答。

本文拟通过对经典文本的解读,梳理恩格斯自然与意识辩证统一思想形成过程,探析恩格斯揭示自然与意识辩证统一关系的现实意义,以期更好地指导我们的实践活动。

一、恩格斯自然与意识辩证统一思想的确立

黑格尔将自然与意识的关系问题提升至思维与

存在的关系层面加以讨论,指出“思维和存在的对立是哲学的起点”^{[1](P292)}。在黑格尔看来,对自然与意识的关系问题的研究在哲学史中占据重要地位,尤其是近代以来的哲学,“全部兴趣仅仅在于和解这一对立”^{[2](P6)}。费尔巴哈在批判宗教时也阐述了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看法,认为“这个问题其实就是关于精神对感性、一般或抽象对实在、类对个体的关系如何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属于人类认识和哲学上最重要又最困难的问题之一”^{[3](P621)}。恩格斯在吸取前人尤其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有关自然与意识关系问题合理思想基础上,第一次明确提出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基本问题。自然与意识的关系问题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自然与意识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二是自然与意识有无同一性问题,即意识能不能认识自然、正确地反映自然。在自然与意识的关系问题上,唯心主义片面夸大意识的作用,把意识看成是先于自然的东西;旧唯物主义虽承认意识的产生是同自然界

[收稿日期] 2015-04-01

[基金项目] 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015-QN-513);郑州轻工业学院博士科研基金项目(2013BSJJ063)

[作者简介] 马瑞丽(1981—),女,河南省郑州市人,郑州轻工业学院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

合乎规律的长期演化发展方向相联系的,但认为意识是对客观世界的直观反映,看不到意识的能动作用;不可知论则怀疑、否定意识能反映物质世界。恩格斯基于实践的观点揭示了人与自然的关系,阐释了自然与意识的辩证统一关系:一是承认自然的优先地位,指出意识是自然的产物;二是认为人的意识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人能够认识自然、正确地反映自然。恩格斯对自然与意识辩证统一关系的揭示彰显了恩格斯自然观对旧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唯心主义自然观的超越。

二、恩格斯的自然与意识辩证统一思想的内容

恩格斯认为,意识是人脑的机能,是自然的产物。在考察古生物学的基础上,恩格斯指出,意识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不是自然界从来就有的。意识是人脑的机能,而人脑是由简单的无结构的但有感受刺激能力的最低级有机体的原生质进化而来的。恩格斯指出,不论意识看起来多么超感觉,它并不是某种现成的、从自然界之外发生和突然降临的与自然界相分离的存在,而是物质普遍具有的反映特性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长期演化的结果。由动物的心理发展到人的意识与从猿到人、从猿脑到人脑这个社会化的过程是一起完成的,也是与自然界的合规律性发展方向相一致的。恩格斯在批判杜林的经验论时用原则与实际的关系来说明自然与意识的关系问题,强调思维永远是物质的产物,即“思维永远不能从自身中,而只能从外部世界中汲取和引出这些形式。这样一来,全部关系都颠倒了: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符合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4](P38)}。作为自然界的产物——人及其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并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自然界为人的生存和发展提供最原始的、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是人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活动的前提。恩格斯从意识产生的物质前提出发,指出自然界是意识的真实基础,肯定自然界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提出了从自然到意识的认识路线,即“自然界、社会是不依赖于任何意识而存在的,人的意识是物质世界运动的辩证规律的反映”^{[5](P183)}。

恩格斯认为,意识是人的实践的产物,一旦形

成,就具有了相对独立性,能正确地反映自然、认识自然。自然界的进化形成了能产生意识的人脑,为意识的产生提供了物质基础,但这并不意味着必然会产生意识。意识是人脑在反映外部存在的过程中产生的,是在人的实践中形成的。实践是人的意识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动力,正是在实践中,人发展了自己的主观意识,如情感、智力等。恩格斯结合数学和其他学科的发展指出,意识是从现实世界中得来的,是人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而产生的。由人的实践需要产生的意识能否正确地反映自然、认识自然呢?对此,恩格斯指出,人对自然界的意识,不管是错误的或是歪曲的反映,都是对现实的反映,都是在实践中产生、发展的,人要达成对自然界的正确反映和认识是极端困难的,必须经由人的长期的实践才能获得。恩格斯以意识产生的实践动力为由阐述了意识的能动作用,揭示了意识对人的实践、对自然界的反作用,指出自然界与意识之间是以实践为中介的辩证统一关系。

恩格斯指出,意识是人的实践的产物,具有社会历史性,其与自然界的辩证统一关系与人在实践中形成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方式有着密切的联系。人的意识是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具有不同的形式和内容,即便在某一情况下人的意识出现了重复,这些重复也只是例外而不是通例,也绝不是完全同样的状况下发生的。恩格斯认为,当人“还是半动物,是野蛮的,在自然力面前还无能无力,还不认识他们自己的力量”^{[4](P186)}时,人在这一阶段的社会生活带有动物的性质,完全像动物一样慑服于自然界,形成纯粹的畜群意识,只不过,人的意识代替了人的本能,或者说人的本能是被意识到了的本能。随着人的实践活动的不断发展,人的意识也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提高。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实现真正的分工后,人对自然的意识逐步走向科学化,形成了自然科学、自然哲学等学科,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体性。恩格斯强调,意识和自然的关系以实践为中介、与特定阶段的人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紧密相关,随着人的实践活动的发展和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人们愈加认识到并逐步实现着自身与自然的统一、自然与意识的辩证统一。

三、恩格斯的自然与意识辩证统一思想遭遇的苛评

一些西方学者认为,恩格斯关于自然与意识辩

证统一的观点是在形而上学的物质本体论基础上的机械反映论,否认了主体的能动作用。如格奥尔格·卢卡奇以分析李凯尔特观点为据,指出恩格斯的反映论同机械唯物主义的反映论一样,都是基于意识与自然的僵硬对立,是不可能成立的。在卢卡奇看来,一切反映论都未将实践视为思维与存在相统一的基础,缺乏一种历史思维,只用直观的方式去看待自然与意识的关系,“恩格斯想用直接实践来反驳康德的‘不可捉摸的自在之物’的任务却远未解决”^{[7](P13)}。阿尔弗雷德·施密特认为,恩格斯的自然观只是对自然界本来面目的了解,只关心自然现象的变化,把人对自然界的认识看成是被动的反映,没有附加任何外来的成分,“关于把认识素朴地表述为摹写就不值一提了,这种认识使意识与对象互相间完全对立,无视实践对于对象的构成作用。对象的世界不仅是必须摹写的自在,大体上也是社会的产物”^{[8](P211)}。在阿尔弗雷德·施密特看来,恩格斯不是从实践角度出发分析自然与意识的关系,而是从经验哲学的角度将人对自然的认识看成是对自然的机械反映,是一种纯粹客观主义的立场。戴维·麦克莱伦认为,“对恩格斯说来,人对外部世界的认识是‘现实事物和过程的或多或少抽象的反映’,概念‘只是现实世界的辩证运动的自觉的反映’”^[9],但这一认识论“将认识看成是对不依赖人的意识而独立存在的自然过程的反映,把离开实践作用的纯粹自然作为认识的对象”^{[10](P475)},违背了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原则。诺曼·莱文认为,恩格斯把意识当成是自然的复制品,只是自然的摹写,以过分简单化的方式对待自然与意识的关系,把意识和自然当成两种没有相互混合、渗透、融合、截然分开的实体,“创造了一个两极化的认识论世界”^[11]。批评恩格斯的这些学者大多忽视自在自然对人化自然的优先性,将恩格斯的观点视为一种离开实践的、直观的反映论,他们都未能坚持自然与意识关系问题上的物质前提,“以‘实践’消解‘自然’的本原性”^{[12](P275)},具有唯心主义倾向。

四、恩格斯的自然与意识辩证统一思想的本质与当代启示

恩格斯以实践的观点揭示了自然与意识的辩证统一关系,有力地说明了意识的产生同自然界的长期演化发展方向的联系,阐明了意识的能动作用。恩格斯认为,“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认识问题,是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13],它包括两个方面:

其一,思维对存在的地位问题,即思维和存在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哲学家依照他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分成了两大阵营。凡是断定精神对自然界说来是本原的,……组成唯心主义阵营。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13],这在哲学史上属于本体论问题;其二,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即思维能不能认识乃至正确反映客观存在的问题,“绝大多数哲学家对这个问题都作了肯定的回答”^[13],这在哲学史上属于认识论问题。恩格斯在自然与意识的辩证统一关系上,既承认自然的第一性、意识的第二性,又认为意识能够正确地反映自然、认识自然,彰显了本体论和认识论的统一。

恩格斯指出,在自然与意识的关系问题上,不管是从逻辑上还是从人的认识的实际发生过程上来说,只有先回答了自然和意识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然后才能回答意识能否反映自然、认识自然的问题。尽管某些哲学家并不直接回答甚至极力否定自然和意识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但他们在解答意识能否反映自然、认识自然的问题时已经包含了对自然和意识何者为第一性问题的回答。在自然与意识的关系问题上,对意识能否反映自然、认识自然问题的回答总是以对自然和意识何者为第一性问题的回答为前提的。恩格斯认为,唯心主义者把思维和意识看作是世界存在的本原,从思维导出存在、从意识导出自然,得出了自然与意识相统一的认识论回答;在唯物主义者看来,不但自然是意识产生的物质前提,意识是对自然的反映,而且我们对自然的意识内容完全可以由实践来证明,这就从自然的本原性导出了唯物主义自然和意识的同一性。恩格斯基于实践的、辩证的观点将自然与意识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与意识能否反映自然、认识自然的问题有机联系起来,正确揭示了自然与意识的辩证统一关系。

恩格斯在揭示自然与意识的辩证统一关系时始终贯穿了自然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思想,确定了意识的主体是人,意识的对象和内容是自然,从而奠定了从现实的人的实践出发去理解自然的认识路径,清除了唯心主义的影响,彻底批判了不可知论和经验主义。人对自然界的意识不是对自然的直接静观,不是一种纯粹的思维活动,而是与人的实践紧密相连的、作为实践过程的一个环节而存在的对象化活动形式,“因此,和外部自然始终是人的意识的‘原型’或‘文本’相对应,对象性活动始终是人类意识生成与发展的活动,是人的意识的源泉和动力。不仅如此,人的意识活动同时就是对象性活动,因为

人的任何行动都是与他的大脑、与他的意志和动机联系在一起的;意识如果不参与人的对象性活动,就只能是空洞的意识;对象性活动如果没有意识的参与,就只能是动物的活动。正是人的意识和人的对象性活动的相互作用,才造就了人和动物生命活动的直接区别”^{[14](P21-22)}。自然和意识在作为实践过程的内化与内容时彼此一致且互相影响,有力地驳斥了在自然与意识关系问题上的一切怪论。恩格斯对自然与意识统一关系的揭示,既坚持了唯物主义的基本前提,又充分肯定了意识的独立性、能动性,指出自然和意识是在实践基础上达成的统一,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趋向更高的统一。

恩格斯从人的实践出发理解自然与意识的统一,启示我们要立足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以实现自然与意识的统一,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过程中要不断深化对自然及其发展规律的认识,主动校正我们的认识,调整发展方略,在不违背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努力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恩格斯以宗教为例说明自然与意识的统一:宗教不过是采取超人间力量形式的人间的力量,它并不必然出现于任何历史阶段和任何社会之中。在人类早期尤其是远古时代,由于实践水平、思维水平低下,人对周围自然界的种种神秘力量既不能支配也无法抗拒,在畏惧与惊异中窥测自然、自我沉思,用人格化的方法同化自然力,从而达成对外界和自身的最初看法,即“通过种种自然崇拜和神灵崇拜表现出来,使周围世界赋予了人的猜测和设想”^[15]。人对自然的意识是在实践活动中长期积淀而形成的,表现为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哲学等,是社会意识的主要内容。“一部人类发展史,其基础性的内容正是人类对自然和生态环境的认识与实践的发展史。”^{[16](P59)}人对自然的实践越发达,人对自然的意识就越全面、深入,人就会失去对自然的崇拜,自然就会从被崇拜、被神化的对象降低为有用物,反映超自然力量的宗教就会随之消失。与这一变化同步,人开始把自然当成可被统治的、无穷尽的资源提供者,肆意地开采、耗费自然资源,破坏自然界,给自己的生存带来严重的危机。恩格斯的自然与意识辩证统一思想,告诉我们人一方面在实践中认识、改造自然,另一方面也在认识、改造自然中发展自身。当前人类面临的人与自然关系的一切问题,反映了人对自然及其发展规律的认识较之以往有了更大的进

步,但也恰恰说明人对自然及其发展规律的认识还未达到真正全面的程度,未能实现人与自然关系之间真正的统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生态问题成为制约发展的关键问题。怎么发展、如何发展、怎样把握中国当前发展的新常态,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课题。恩格斯的自然与意识辩证统一思想,启示我们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过程中要不断深化对自然及其发展规律的认识,主动校正我们的认识,调整发展方略,在不违背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努力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参 考 文 献]

- [1] [德]黑格尔. 哲学史讲演录(第3卷)[C].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 [2] [德]黑格尔. 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C].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 [3] [德]费尔巴哈.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C].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 [4]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5] 徐琳. 恩格斯哲学思想研究[M]. 北京:北京出版社,1985.
- [6]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7] [匈]格奥尔格·卢卡奇. 历史与阶级意识[M]. 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 [8] [德]施密特A. 马克思的自然概念[M]. 吴仲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 [9] [英]戴维·麦克莱伦. 关于恩格斯[J]. 科学社会主义参考资料,1981(4):10.
- [10] 张新. 读懂恩格斯[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
- [11] [美]诺曼·莱文. 可悲的骗局[J]. 科学社会主义参考资料,1981(3):34.
- [12] 何萍. 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东方与西方[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13]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316.
- [14] 孙道进. 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研究[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 [15] 牛苏林. 从“鸦片论”、“幻想论”到“掌握论”[J]. 世界宗教文化,2012(6):23.
- [16] 刘本炬. 论实践生态主义[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